

W R W S B

曾卓主编

文学文丛

文人事辨

倪墨炎 著
WENREN WENSHI 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WRWSB

曾卓主编

跋涉者文丛

文人文事辨

倪墨炎 著

WENREN WENSHI BIAN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文事辨/倪墨炎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

(跋涉者文丛/曾卓主编)

ISBN 7-5430-2087-4

I. 文… II. 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72005 号

书 名:文人文事辨

著 作 责 任:倪墨炎

责 任 编 辑:李杏华 邹德清

封 面 设 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2842176 82839623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46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ISBN 7-5430-2087-4/I·314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WENREN WENSHI BIAN

文人文事辨

跋涉者文丛 第二辑

策划 主编 封面设计
主 任 编辑
策主 副 责

华卓南
彭曾周李
小翼森
卓南华

谈虎色不变 ■ 何满子

绕指集 ■ 绿原

命运的档案 ■ 牛汉

杂七杂八集 ■ 谢蔚明

笛之韵 ■ 曾卓

文人文事辨 ■ 倪墨炎

书房斜阳 ■ 徐鲁

文人 文事 辨

WENREN WENSHI BIAN



跋涉者文丛 第一辑

风雨回眸 ■ 严文井

好说歹说才子书 ■ 牧惠

旧信重温 ■ 邵燕祥

随缘笔记 ■ 鲁光

顶天楼随笔 ■ 周翼南

爱与执着 ■ 路莘

桥畔杂记 ■ 刘绪源

总 序

曾 卓

这套文丛定名为“跋涉者”，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

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诗篇《过客》。那位没有名姓的过客，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就在走着。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他的脚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只得喝些水来补充血。而且，他已如此劳顿。他渴望休息。但是，他不能。他只得走。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他，呼唤他……

也想到了法国艺术大师罗丹创作的铜像《行走的人》。那铜像没有头也没有双臂。罗丹强调的是那行走的人健壮的和正在向前行进的豪迈的步伐。一如画家熊秉明所说：“这一铜像把‘走路’提升到象征人生的层次去，提升到‘天行健’的哲学层次去。”

那位“过客”在极为劳顿的情况下，以受伤的流血脚在向前走着。那位“行走的人”以健壮的腿迈开大步在向前走着。两者都是象征。两者以不同的形象互为补充，都有其丰

富的内涵。两者对我们都是一种激励。而鲁迅先生的“过客”于我们更亲切一些,更为触动我们的心。因为在艰难的旅途中,在渺茫的希望中,仍不停止自己的脚步,才能更显示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因为,人生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时迈开大步在路上行进,有时也不得不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跋行。我们也受过伤,流过血,而依然没有停止脚步。因为,前面也在催促我们,呼唤我们……

这套丛书的作者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也在文艺的领域里跋涉。文艺领域中的跋涉也正是人生道路上跋涉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抒发了对生活的爱憎和追求,也表现了对文艺的感受和体会,风格各异,而同有真诚的心。彼此呼应,也是对前面呼唤的声音的回答。我们希望,对于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的读者们,能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启迪,与我们共同前行。

这是我近年写的文字的结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考辨性的文字。有人把现代文坛中的一些人或事写歪了,我来辨正。如我辨得不好,也欢迎别人来辨正我。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只要伢(咱)有兴趣,不论有人鼓励,还是有人嘲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

除考辨性的文字外,本集还有另外一些文字,相信读者是会喜欢的。

倪墨炎

1999年5月2日

目 录

总 序	曾卓(1)
小 引	(1)
邵洵美有否请萧伯纳吃饭	(1)
邵洵美与鲁迅的纠葛	(7)
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上)	(13)
邵洵美的事业也有其辉煌的时期(下)	(18)
关于觉悟社邀请周作人演讲	(24)
鲁迅与新村主义	(28)
新村主义与“费厄泼赖”的讨论	(33)
关于“牛奶路”	(38)
关于阿 Q 的名字怎么读	(44)
关于鲁迅茅盾贺红军的信	(51)
鲁迅八道湾故居保留后的三愿	(57)

鲁迅家属中被遗忘的一员	(61)
鲁迅在日本仙台二三事	(71)
鲁迅三到香港	(82)
鲁迅“起信三书”指的是什么	(86)
鲁迅和书刊装帧艺术	(91)
鲁迅编杂志及其特色	(97)
鲁迅怎样做编辑工作	(104)
鲁迅序跋的艺术	(111)
鲁迅为初出茅庐的人写序跋	(115)
鲁迅的稿酬和当今的稿费	(120)
編集出书也要学学鲁迅	(125)
关于鲁迅的“夜濯足”	(130)
一本关于鲁迅的域外奇书	(133)
读六卷本《鲁迅回忆录》	(138)

写周作人传记的一些想法	(143)
《书友文丛》内容简介	(149)
好人萧乾	(156)
悼念薛绥之教授	(161)
我和我的七十多位同学	(164)
钱君匋和他编辑的书	(169)
顾毓琇的诗歌创作	(175)
姜德明的《余时书话》	(180)
浩气长存的《遭难前后》	(182)
英年早逝的女作家庐隐	(187)
淑姿其人和她的《信》	(192)
周建人和他的《进化与退化》	(200)
张资平的爱情短篇小说	(205)

叶灵凤小说的艺术追求	(213)
彭家煌和他的小说	(219)
徐讦小说的特点	(223)
关于《萧伯纳在上海》	(228)
爱罗先珂和他的童话	(234)
内山完造和他的漫文	(242)
从《百喻经》到《痴华鬘》	(255)
《游仙窟》的回归和出版	(259)
《何典》的发现和对它的评价	(265)
研究和回忆鲁迅的书	(270)

邵洵美有否请萧伯纳吃饭

贾植芳先生的《狱中记》(已编入他的《狱里狱外》一书)中,有《狱友邵洵美》一节,其中记下了邵洵美在狱中和他谈的一段话:“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块银元,由我自己出钱付出。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张芙鸣先生读了这段话,引发出一篇文章《诗人邵洵美的命运》,发表在1999年1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专刊上。但邵洵美先生的

□ 这段话,全部不符合历史事实。

文
人
文
事
辨

先说第一件萧伯纳来上海的事。这事也涉及到鲁迅。萧伯纳是英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人士的伪善和罪恶。他写的剧本《华伦夫人之职业》等等,我国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中译本。他是“费边主义”者,宣称信奉社会主义,其实是改良主义。他到过苏联,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正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而苏联却“五年计划”成功,他回国后就说了苏联的不少好话。有人问他:“苏联难道就没有坏处?”他回答说:“我只看见好的地方,没有去找坏处!”这也是实话。他赞成印度独立,反对日本侵华。这次他是周游世界,是由香港到上海的。他到上海前,一些小报和某些大报已在说:他是来“赤化宣传”的;要不是宋庆龄出面接待他,国民政府很可能不让他上岸。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去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鲁迅是在宋庆龄家里见到萧伯纳的。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说,他事先从内山完造那里知道萧伯纳某天到上海的消息。17日那天,“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这是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鲁迅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从鲁迅所说来看,饭是在宋庆龄家里吃的,不是在“功德林素菜馆”吃的。会不会在功德林包一桌菜,驱车送到宋庆龄家里

□

呢？也不会。功德林在南京路黄河路（国际饭店附近），驱车送到香山路宋庆龄住宅（即今孙中山故居），路很远，当时天冷，菜不会凉了？会不会在功德林包一桌菜，该馆派厨子、侍者去宋宅烧呢？也不会。“是素菜，又简单”，不像是功德林派人去烧的；而且厨子又搬菜，也不像著名饭馆的派头，那一定就是宋宅原有的那个厨子。而且，请想一想：宋庆龄出面招待萧伯纳，会要邵洵美出钱“摆一桌”吗？即使邵洵美有这样的愿望，宋庆龄会接受吗？本文前面特地介绍宋庆龄由杨杏佛、秘书陪同，到外滩码头，再乘船去吴淞口迎接，说明宋庆龄对此事是何等的重视，她是作为一件有国际影响的外事活动来对待的。读者了解这些情况，也就便于理解这餐饭绝无可能是邵洵美掏腰包的。按鲁迅文章的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人，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 8 人。这 8 人是哪些人呢？请看这天的《鲁迅日记》所记：“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日记中的“伊”是指美国记者哈罗德·伊萨克斯，他的中文名叫伊罗生；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见萧伯纳，参加采访。从鲁迅日记可见，吃饭的人共 8 人，其中没有邵洵美。退一万步说，要真是邵洵美掏腰包“摆了一桌”，岂有不让作东者入席之理？据鲁迅日记所载，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重印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 5 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 7 人，没有邵洵美。要是邵洵美

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入席了，岂有照相时把他撇在一边之理。鲁迅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要吃晚饭的话，也便在宋宅吃规模更小的便饭了。

鲁迅日记所记吃饭的人连他在内共8名，除萧伯纳外，包括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内，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鲁迅刚到餐桌时是7人，所缺1人估计是杨杏佛；拍照时，照片上是7人，所缺1人也是杨杏佛。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相当于现在通行的秘书长，他里里外外最忙，吃饭时一忽儿跑开了，拍照时他可能又去张罗什么事了。这样说来，这次接待萧伯纳，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重要活动。邵洵美不是该同盟的会员，当然不会参加核心活动，更不会由他来“摆了一桌”。

萧伯纳来上海时，邵洵美也有参加的活动。鲁迅的文章中记道：“两点光景，笔会(Pen Club)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文中的摩托车是指汽车，日本人早年称汽车为摩托车，鲁迅也常有这样的叫法。这笔会召开的欢迎会上，鲁迅的文章继续记道，有“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由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邵洵美送脸谱的事，当时在场的张若谷所写的《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中也记到：“轮到送纪念礼物的时候了。笔会的同人，派希腊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里面装了十几个

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扎包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见1933年2月18日《大晚报》)由于事先约好萧伯纳还要在宋宅接见记者,故而鲁迅文章又说,“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这就是鲁迅日记所说“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回到宋宅,鲁迅的文章继续写道,“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这记者招待会“在后园的草地上”举行。记者们纷纷提各色各样的问题,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但总共时间不过三十分钟左右。我查了一些当时报刊的记载,好像邵洵美连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参加。

邵洵美是在狱中与贾植芳谈“功德林”这件事的。一个人到了晚年锒铛入狱,出牢无期,人生茫茫,已无必要编些故事使自己脸上有光。很可能,邵洵美代表笔会送的脸谱和戏装,是他掏自己的腰包的,所以“四十六块银元”这样具体的数目还记着。当时的报刊上,像鲁迅的文章和张若谷的文章都写到他代表笔会送脸谱的事,但都没有提及是他自掏腰包,恐怕实在是鲁、张都不知道这个“内幕”。张若谷是他的朋友,张要是知道这个“内幕”,一定会绕着笔头把它捅出来的。邵洵美何必对此耿耿于怀呢?同时,在那个年头,邵洵美在大酒家请人吃饭,包括功德林素餐馆在内,可说是常有的事。虽然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因并无密切的关系决不会出席他的召宴,但一些文坛上的好友是会去的。二十多年后,他在囹圄中回忆往事,就把向萧伯纳送礼和功德林吃饭,像电影中的叠影那样叠在一起了,因而就有了他与贾先生所谈的那段阴差阳